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張澄基譯自藏原文著

第廿二篇 笛色雪山降伏外道的故事

禮敬上師：

尊者密勒日巴帶領著許多弟子從布省行往笛色。行抵鄰近笛色之某山頂時，笛色與瑪滂湖的山神率領著許多眷屬都前來迎接。他們齊向尊者頂禮後，獻上廣大稀有的各種供養，同時把笛色和瑪滂一帶的修行處所詳細一一介紹，然後奉送給尊者師徒。他們發誓以後要盡力護持尊者傳承中的弟子們，最後才各返自居。

尊者師徒們行抵瑪滂湖旁的時候，當地的策波教①（首領人物）那若笨瓊和他的師兄弟妹多人，一向久聞尊者師徒的大名，早就知道尊者要到笛色來，所以他們屆時也來到瑪滂湖旁，裝著不認識尊者的樣子問道：「你們是誰呀？要往那裏去呢？」

尊者答道：「我們過去一向是住在哪息雪山的茅蓬處，現在是到笛色的崖洞處修行來了。」

那若笨瓊說道：「你叫什麼名字？是作什麼的？」

尊者答道：「我的名字叫密勒日巴。」

那若笨瓊道：「這樣看來，笛色雪山和瑪滂湖跟你真是同類相求了！你們三者在遙遠的地方聽來都名氣十分響亮。但見面之下卻不過爾爾，無甚稀奇之處！也許笛色雪山這塊地方確有其殊勝之處，但此地却一向是我們笨波教的勢力範圍。如果你們要在此地居住，就必須要信奉笨波教才行。」

尊者道：「這座雪山為佛陀親口所授記，將來要成為佛教弟子修行之聖地。特別是我密勒日巴，親承馬爾巴上師的懸記要到這裏來修行的。你們笨波教徒，過去在這裏居住，實在很幸運，但以後如果要繼續住在此處，最好要皈依佛教修習佛法。如果你們不願意，儘可遷往別處去。」

那若笨瓊說道：「你和這個瑪滂湖完全一樣，『遠處名聞響如雷，親眼見時無奇處。』你如果是個知羞耻的人，你就應該答應我，和我較量一下神通和法力，誰勝了誰就是此處的主人翁！」說畢，那若笨瓊立即（興起神力，身體突然增加百千倍），左右二足竟跨立在瑪滂湖的對岸兩邊，昂然歌曰：

「笛色盛名震遐邇，

寒雪蓋頂一孤山！

碧湖瑪滂名雖盛，

難敵雪水之沖蝕！

密勒日巴虛名大，

不過衰朽一老狂！

手執鐵杖行蹣跚，

赤裸臥地無羞耻，

不見絲毫稀奇處！

我教笨波之大神，

體性遍滿無毀滅，

移喜錯普諸神象，

忿怒本尊飲血者，

身具九頭十八臂，

各各化身無量數，

九頭神變難具說！

神母大力勝宇宙，

我乃此神之小徒，

現顯神通為憑證！」

密勒日巴以身騰空，其身未見增大，瑪滂湖亦未見縮小，但尊者的身體却將湖身全部蓋住，坐於其上，悠然歌曰：

「喂噫！聚此人天象，

凝神聽我老密歌！

靈鷲山上八寶座，

上有釋迦牟尼佛，

本具智慧無二身；

奧明②淨土法宮殿，

內有第六金剛持③，

超勝佛母無我女，

俱生境中本雙融；佛陀化身諦洛巴，護門博士那諾巴④，如佛譯師馬爾巴，此諸聖者加持力，灌入勒密日巴身，美譽名揚遍天下。我奉馬爾巴尊師命，今來笛色修禪觀，自他二利得圓成。汝曹邪見笨波徒，今答汝問唱此歌。笛色雪山遠名揚，白雪蓋頂極端嚴，佛法白淨之兆也。瑪滂玉湖美名傳，雪山流水常沖蝕，法歸法性之兆也。密勒日巴有盛名，裸體赤臥一老狂，解脫能所之殼也。隨意幽吟歌小曲，信手拈來皆法也。手中執持鐵籐杖，跨生死海之兆也。心境我皆得自在，能與無量之神變，何需依仗世間神？閻浮山王此笛色，一切佛徒所具有，密勒傳承徒子衆，特於此山具因緣。汝輩邪見笨教徒，若行佛法必蒙益，若不皈依佛法，我之神通勝汝故，應遷居所至他處。汝曹拭目瞧仔細，又一神通作證憑！」

歌畢，密勒日巴抓起瑪滂湖，放在手指尖端之上，湖中之魚蝦水族毫未受到絲毫損傷。

那若笨瓊說道：「這一次你所顯的神通，比我畧勝一籌，但我來笛色在先，所以算是扯平了。現在我們要較量一下神力，看看究竟誰的力量大些！」

密勒日巴說道：「那些借藥物之力來眩惑別人耳目的所謂神通，我是沒有興趣去較量的。你若不願信奉佛法，儘可遷往別處去！」

那若笨瓊說道：「要讓我捨棄笨波教，那是辦不到的！我們再較量一次神力，你若勝利，我們決定放棄此地，遷往別處去住。再說，你們學佛的人如果打我或傷害我就是自違佛教的三昧耶戒，爲佛法所不許。所以不管怎樣我是決不會走的，除非再比一次神通以定分曉。」

說畢，那若笨瓊以笨波教的傳統飛步由右向左繞行笛色雪峯，尊者師徒以佛教的傳統右繞笛色而行。雙方行至笛色東北面的一所山谷中之巨石前時，相遇在一起。那若笨瓊說道：「你們繞行笛色非常之好，但繞行必須依照我們笨波教的規矩左轉才行！」說著一把拉住尊者的手，拼力拖著尊者要向左轉。

尊者說道：「我不會違反佛教的傳統行錯謬之道向左轉的，你却該跟隨我依著佛教的規矩向右轉才好！」

說著也抓住那若笨瓊的手拉向右方。二人在巨石上拉來拉去，結果都在巨石上留下了許多凹入的足跡。不久尊者以高深的神力壓服對方，拖着那若笨瓊右繞雪山而行。二人來到雪山的北面，那若笨瓊說道：「（這一次我讓你，）下次却要依照笨波教的規矩向左繞行。」

尊者說道：「那得要看你的力量如何而定了。」

那若笨瓊道：「到現在爲止，看起來好像你的神通要大一點的樣子，但我們仍要繼續比賽！」說著就在巨石前面用手舉起一塊和牝牛般大的石頭來。尊者走向那若笨瓊，一手連他帶石頭一齊舉了起來。

於是那若笨瓊只得承認說：「這一次你又勝了。但是輸贏一次兩次是不能算數的。我們還要繼續比賽。」

尊者說道：「星辰雖然想和日月爭光，但照明世界的都只有日月才能辦到。你雖然想與我競爭，但決計勝不了我的。所以笛色的主權現在應該歸我了。爲了滿足你現在的願望和令我『修傳派』⑤的弟子們都能親眼目觀起見，你要我再顯些神通也未嘗不可！」說畢，尊者就坐在笛色西方山谷中的蓮花洞中。那若笨瓊立於山之東麓的自家茅蓬中，尊者就伸出一足，由山之西方直伸到笨波茅蓬前的山壁上，擱置於彼。同時對那若笨瓊說道：「你也如法泡製一番吧！」

那若笨瓊也伸出一足，拼命由東向西伸出，伸來伸去還伸不到小溪的岸邊。

當時天空中許多看熱鬧的天人和鬼神們看了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那若笨瓊臉上也現出一絲羞慚之色，但仍舊說道：「我們還要繼續競賽！」說著左轉繞行雪山跑去，尊者亦繼續右繞而行，二人在笛色的南面相遇時，忽然下起雨來。

尊者說道：「讓我們來做一個避雨的房子吧，你是願意造地基，還是願意做屋頂？」

那若笨瓊說道：「你造地基，我搭屋頂吧！」

尊者手指前面大如三人直立的一塊巨石說：「我們都那邊去吧！」他說：「好！」就跟了過來。於是尊者就（用手劈開大石）做好了屋基。那若笨瓊那時也用手劈開一塊如八歲幼童身體一般大小的石頭，尊者就做起一個降伏手勢，那若笨瓊的石頭忽然從腰折斷爲二。

尊者對他說道：「你快把石頭拿過來呀！」

那若笨瓊道：「我的石頭已經被你折斷了，怎樣拿呢？」

尊者說：「比賽神通時難道不這樣做嗎？好了，好了，現在你可以再劈一塊，我不阻攔就是。劈好了就拿過來。」

於是那若笨瓊就又劈了一塊，當他想拿起那塊石頭時，尊者就作了一個下壓的手印。他見了馬上說道：「我已經劈了石頭，現在應該由你來舉運石頭。」

尊者道：「我的工作不是置屋基，並且已經做好了。你的工作是蓋屋頂，當然應該由你自己去搬運石頭。你不妨試試看能否拿得起這塊石頭。」

那若笨瓊再次用盡全力去舉拿，但石頭却動也不動。他掙得（滿面通紅）兩眼圓突得大大的像要爆出來的樣子。

尊者說道：「我是已經證得共同和殊勝二種成就的瑜伽行者，你只得到一點共同成就。你的神力怎樣與我相比呢？你也實在太不量力了。我只要作一個降伏的手勢，你連石頭都劈不了！我之所以未如此，而任由你去劈石頭，不過是爲了使來此的觀衆看一場有趣的戲罷了！你剛才不是說要我來搬運石頭嗎？好的！你睜大眼睛看定了！」說著尊者就以一隻手，一下舉起該石，石上立刻印下凹入的手印。

尊者又說道：「現在看我下立！」說著將石置於地上，雙足踏上，石上馬上凹入一雙足印。

尊者繼續又說：「現在看我上舉！」說著將石上舉置於頭頂。石頭上立刻又現出凹入的尊者頭形跡印。以後此地就被人們稱作神通窟。

此時那若笨瓊終於承認這場比賽是尊者勝利了。接著尊者和那若笨瓊又比了許多其他的神通，都是尊者得到壓倒的勝利。那

若笨瓊最後說道：「你說我的神通不過是些魔術；而我看你才是真正的變魔術的人。你所顯的神通我一概不能相信。現在我約你在本月十五號時，二人搶先攀登笛色雪峯，誰先上了山頂，誰就是笛色的主人翁，同時也證明誰才是真正得到殊勝成就的人！」

尊者說道：「可以，可以！一言爲定。但是你把那些（禪定中）的一些境界覺受，當做了殊勝成就，實在可憫！證取殊勝成就必須先要真正的見到自心之本來面目⑤才行，要這樣去如實知自心，最後依着我們『修傳派』的法訣去修持才好。」

那若笨瓊說道：「你的心和我的心又有什麼不同呢？難道還有什麼優劣的差別嗎？再說，佛教和笨波教又有什麼不同嗎？我們同是一樣的在修行，不過你的魔術比我要變得巧妙一點而已。現在就以誰能先登上笛色雪峯爲賭，以此決斷勝負，你認爲如何？」

尊者道：「好！我們就這樣說定了。」

以後的幾天中，那若笨瓊專心一意的祈禱笨波教的神祇。可是密勒日巴却一如平時，如無事然，安適而住。

到了該月十五號的清晨，那若笨瓊口吹樂器，足跨一面大鼓，由空中向笛色雪峯飛去。尊者的弟子們見了趕快去報告尊者。此時尊者却仍在睡覺。惹瓊巴說：「尊者啊！那若笨瓊剛才大清早就騎著一面大鼓向笛色飛去。現在已經抵達笛色的山腰了！」

尊者坐在床上，慢吞吞的說道：「啊！那個笨波已經抵達山腰了嗎？」尊者的弟子們一齊向尊者急切的祈求，請立即採取行動。尊者就作了一個手勢說道：「好！你們看吧！」徒衆們向雪山望去，只見那若笨瓊雖然拼命想向上飛，却無論如何再也飛不上去，只在山腰間儘量的兜圈子。此時熙日初升，尊者舉手卡察一彈指後立即飛向雪峯，一襲布衣迎風飄顛像是鳥翅展翔的一般，於一剎那間就飛抵山頂。此時朝陽也剛剛由地平線上同時升起，光芒萬丈照在山峯和尊者的身上，（大地頓時豁然明亮）此時尊者看見虛空中歷代傳承上師和本尊上樂金剛及無量眷屬同時現身，齊向尊者熙怡微笑，聖像端嚴萬狀。尊者的心雖然時時浸潤在諸法平等性中，也不禁示現非常歡喜的樣子。

此時那若笨瓊也從山腰飛抵山頂，他仰面看見尊者早已容光

煥發慈悲端詳的坐在山峯頂上了，不禁大駭。頓時身心好像全部崩潰了一樣，從山上跌了下去。跨下的大鼓也滾落在雪山南方的崖谷中。此時他的傲慢和自信完全瓦解了。最後他很謙虛的對尊者說道：「你的神通和威力確實超過於我。我承認以後你就是笛色的主人翁，但是我希望能夠住在一個能夠看見笛色的地方。」

尊者於是對他說道：「你雖然得到世間神祇的加持，獲得了一些普通的神通，但我却是由現證本來慧智而證取了殊勝成就的人；你想和得到殊勝成就的人來較量神通，怎能獲勝呢？笛色雪山的頂峯乃是金剛佛的花苑，特別是智慧聖尊上樂金剛的住處。你本來是無緣得見的。但這一次我爲了顯示本來佛陀和壇城給與會的佛教徒看，得到諸佛的允許後，因此才特開方便之門顯示給大家看的。你從山頂跌下，騎鼓亦滾落崖谷，那是爲了降伏你的大我慢之故，我以神力所造致的。以後你如果要到笛色山麓，還要仗仗我的神力才能抵達。讓我告訴你爲什麼我能具有如此神力的原故吧！」隨即歌道：

「敬禮恩師馬爾巴足。譯師馬爾巴恩德重，諸佛世尊慈悲深！昔日舍衛大城中，釋迦能仁駐錫處，渠以正法之教義，降伏六種外道象，佛法廣大得宏傳。閻浮山王笛色處，西藏行者我日巴，（效我世尊之示範），以正法教降笨波，廣宏『修傳』之佛法，如日初升照大千。瑜伽行者我密勒，競比神通顯大力，神力因緣甚衆焉；具足傳承加持故，傳承賦我神通力，金剛持佛賜神力。具足深遠口訣故，根本上師賦神力，馬爾巴上師賜大用。心已超越有無邊，此殊勝見生神力，本淨佛性起大用。心無散亂離緣想，殊勝修觀生神力，廣大光明起神通。遇境皆鬆常保任，如是行持生神力，自然寬坦起大用。法性本面得相識，如是果位生神力，萬顯解脫起神通。依上師教而修持，謹奉密戒生神力，無有墮犯興大用。因緣配合而修觀，如斯行持生神力，顯境皆友起神通。堅毅耐苦幹到底，瑜伽自己生神力，密勒日巴起神通。以此無邊神通力，我今降伏諸外道，得作笛色主人翁；於此振興佛教法，

此皆諸佛加持力，我今感恩誠祈禱，供養讚嘆世尊前。」
那若笨瓊說道：「我對你的稀有神通及大力衷心佩服。現在我希望能住在一個地方能夠看見笛色，請您作主！」

密勒日巴說道：「好吧！那麼你就住在對面那個山上吧！」說著就用手抓了一把雪向東面的一所山頭上擲去，以後這個山峯的頂尖上，終年都有少許的雪蓋住，十分美麗。

說畢二人同時飛下山頂，那若笨瓊依靠尊者的神力和尊者同時來到山頸之處時說道：「我以後在朝拜繞行笛色雪山時，需要一所住處。這一點還要請您俯准作主。」

尊者說道：「你儘管隨時繞行笛色，我們決不阻礙。至於休息的住所，你們可以就住在笛色山腳下的前面。」

笨波教徒們於是就在該處的一所石窟前造了一座寶塔，以後笨波教徒在朝拜繞行笛色時就都在該處休息或居留。

從這件事發生以後，尊者傳承中的弟子就經常據有笛色雪山和（附近的）三處大湖。

這是尊者在笛色雪山降伏笨波教徒那若笨瓊的故事。

註解：

- ① 笨波教爲西藏的原始宗教，遠在佛教傳入前，即在西藏存在。爲祈神之教。
- ② 奧明淨土，又譯作奧明天，爲金剛持佛所居之淨土。
- ③ 第六金剛持。據密宗所云，密乘之壇城中東、西、南、北、中，有所謂五方五佛，即五煩惱之自性或五大智慧之表徵。其順序爲：東方不動佛，南方寶生佛，西方阿彌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中央金剛薩埵佛，此爲五方五佛。在中央金剛薩埵佛之上有金剛持佛爲一切密法之出生處。故云第六金剛持。實際上金剛持乃自己的上師，爲顯其重要及崇高，故置於金剛薩埵之上，此就了義而言。就傳承而言則金剛持佛爲一切密法之始祖，所有密法皆由渠而傳下。護門博士。那諾巴爲一大成就者，同時亦爲一大學者，一度曾任那爛陀寺北院之主任教授，故名爲護門博士。
- ④ 修傳派。密勒日巴之傳承以尊重實際修持爲其宗風，不尚玄談或空言教理，故名修傳派。但後期則此風漸失；亦大談玄學及教理矣。本來面目。藏文：Rat·ho，直譯爲自己面目，極似禪宗之術語，他如「平常心」，「當下一念」等等，與禪宗之術語完全一樣，足見證空性之人自然會說出同一類的話來，其意義十分重大，因此可以抉擇各教派之了義與不了義也。
- ⑤
- ⑥